



## 小岛迷雾

Loud novel

浙江 / 曹宁元

借着马达车的灯光，从县城打工回家的莫贵忽然看到路中伫立着一位苗条、短发、鹅蛋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美貌少妇。她身穿乳白色的旗袍，叉口白嫩的大腿隐约可见。脚穿白色皮鞋，还有一只白色精致的挎包随肩而挂。全身惟有半遮在脸上的丝巾和头发是黑色的。在月白风清的傍晚，那女子显得分外美丽动人。

“大哥，带我一段吧。”

莫贵怦然心动：现在天色已晚，眼前的女子肯定家里有急事，要不然……没等莫贵多想，一阵芬香扑鼻而来。

女子见他爽快点头，嫣然一笑，快捷地飘上马达车后座，顺手将包挪到胸前，头部亲昵地偎在莫贵背部，飞快同行。

“到了，快停车！”不一会儿，身后的女子突然拍着他的背喊叫起来。

莫贵立马停车。

转身时，只见那女子蓬头垢面，长发一直拖到肩上，惨白的脸活像刚刷过的石灰浆，三道血手印从其脸面划下，还淌着血珠，墨黑的凸眼珠大如拳头。

“啊——鬼！”惊恐万状的莫贵瞬间感到剧烈心

跳，浑身发抖，眼前一黑，旋即倒地……

当习习海风把他吹醒时，莫贵这才发现自己的下身仅穿着一条内裤，一摸，上衣口袋内的1000元钱不翼而飞，而奇怪的是马达车原封未动。不是在做梦吧，他狠狠地扭了一下大腿，感觉很痛。

时隔半月。

清晨，岛上飘荡着淡淡的雾絮。此时，公路上有一位骑着破旧马达车的白面书生，一会儿行驶，一会儿停下来修车。这位白面书生的运气果然不好，偏偏碰上那个女鬼。

“大哥，带我一段吧，我有急事啦！”女鬼腔着甜甜的声音，挡在路上，还大胆地挥手示意呢。

“不行啦，老爷车——老坏。”白面书生推辞。

女鬼用手指着山坡上一座坟墓说：“不是前面有这个心里才怕嘛。”

看到女鬼胆怯的样子，白面书生倒也干脆：“那好吧，请上车。”

马达车一路顺风，很快来到了冷僻路段。

“停车，快停车，我到家了。”女鬼急切地叫喊起来。

当白面书生靠边停好车之际，女鬼摇身一变，露出了不堪入目的狰狞面容。可白面书生毫不惊慌，他一个箭步冲上一把抓住了女鬼的长发，女鬼大吃一惊，一晃身便飞快向乱坟堆方向逃去，白面书生随手丢下假发，奋起直追，乘势腿一踢，正中女鬼屁股，女鬼“哎哟”一声被踢倒在地，女鬼随身携带的那只白色皮包内的化妆用品和道具霎时散落。女鬼还想挣扎，说时迟那时快，“咔嚓”一副铮亮的手拷从白面书生手中飞出，长了眼似的截住了女鬼双手。女鬼





见势不妙，立即“扑通”跪地求饶：“好叔叔，求您放过我吧，要不是染上白粉，我干嘛做这种事哩。”

白面书生暗暗好笑，自己的岁数明明是女鬼大，她倒叫起我叔叔来了。原来，白面书生是公安侦察员，乔装改扮，蹲点守候，专程来破此女鬼迷案。

事后，据作案女子坦白，她先后拦路作案3起，侵害的目标是单独骑车的男子。什么白脸、红脸、黑舌头等都是她坐在车后一段时间内快速化妆而成的。

## 二舅

Loud novel

辽宁 / 曲文学

不知道是哪阵风把二舅给吹来了。小秦所长前脚刚迈进办公室，二舅风风火火跟进来。“你个臭小子，你这派出所好气派啊。”一进门，二舅亮开大嗓门。

小秦所长一面示意二舅说话小点声，一面关上门，转身递上去一支烟。二舅摆摆手，从身上掏出旱烟口袋，卷了一支，狠狠吸起来。顷刻间，满屋子呛人的烟草味。“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过来，是求外甥你办事来了。”

小秦所长笑了。二舅在外甥面前这么客气，还是头一遭。娘亲舅大，二舅的事不能不当回事。

“我是特意为一个亲戚求情来了，就是你们派出所昨晚抓来的那个人，你给二舅一个面子，让我把人领走。”二舅口气不小，昨晚派出所破获一起盗窃案，二舅是想给嫌疑人求情。

“二舅，您是说，昨晚那人是您亲戚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小秦所长想不出二舅跟哪冒出这门子亲戚，二舅有什么亲戚外甥还能不知道？可小秦所长不好硬拧，挠了挠头，灵机一动，突然问：“二舅，那我是您亲戚不？”

一句话把二舅给噎住了。二舅愣了半天，说：“你个臭小子，你是我外甥，怎么不是亲戚？”

“那我是您亲外甥不？”

二舅说：“这还有假？你是我摸着脑瓜顶长大的，你屁股蛋子上有一块黑痣我都记得，不信，你脱了裤子自己看看？”

小秦所长哪能不信，二舅对外甥的恩情他一辈子都忘不掉。“二舅，我还有一个问题……”小秦所长小心翼翼，在二舅面前，他只能是个小孩子。

“请讲。”

“您是跟昨晚这个作贼的亲戚亲，还是跟我这个当派出所长的亲外甥亲？”

二舅脸子一撂：“那还用说，当然二舅跟外甥亲啦。”

“这就好办了。”小秦所长终于松下一大口气。小秦所长接下来劝二舅，这个情讲不得，法律是不讲情面的，既然二舅跟外甥亲，那就站在外甥的立场，对不法分子，要严厉打击，不能让外甥犯错误。

二舅脸上青一阵紫一阵，哑了口，只顾一个劲吧嗒吧嗒吸烟。

小秦所长见时机已到，站起身，请二舅出去喝两盅。二舅嗜酒，今天来了，事没办成，酒再不请，肯定落个埋怨。于是带二舅来到附近一家饭店，点了两道菜，要了一瓶酒，给二舅把酒倒上，自己倒了一杯茶水。

二舅脸一沉：“怎么，不陪二舅喝两盅？”

小秦所长说自己也想陪二舅喝酒，很久没见到二舅了，可警察有纪律，工作时间不能喝酒，等哪天没事了，我买瓶好酒，到您老家炕头陪您喝。

二舅只好自己闷头喝酒。喝几口，把酒杯往旁一推，说这酒还是别喝了，没味道。

二舅想回家。二舅说：“总得安排车把我送回去吧？”

小秦所长说那是必须的，出门手一扬，拦住一辆出租车。没想到二舅坚决不上车。二舅提出想坐派出所的警车回家。村里人都知道他到城里找外甥办事，坐警车回去，气派。

小秦所长沉下脸，掏出二百元钱，递给二舅：“警车是用来办案的，不允许办私事，这是打车钱，您老回家吧，我下午还有案子。”

二舅坐着不动。

小秦所长不得不使出杀手锏，掏出手机，正要挂电话，二舅一个高站起来：“你个臭小子，撵我走是不是？好，我这就走。”也不客气，一把接过小秦所长手里的二百元钱。

二舅回去了，不过不是打车回去的，坐的是公交。二舅用省下的钱在城里超市买了两瓶好酒，拎在手